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七 年

第五七四次會議

一九五二年四月四日

紐 約

目 次

| | 頁次 |
|------------|----|
| 臨時議事日程 | 1 |
| 主席的陳述 | 1 |
| 安全理事會會議廳揭幕 | 1 |
| 通過議事日程 | 3 |

凡有關文件未在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按月刊行。

聯合國文件均以大寫字母附以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種文件而言。

第五百七十四次會議

一九五二年四月四日星期五午後三時在紐約舉行

主席 Mr A Bokhari (巴基斯坦)

出席者 下列各國代表 巴西、智利、中國、法蘭西、希臘、荷蘭、巴基斯坦、土耳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臨時議事日程 (S/Agenda 574)

一 通過議事日程

二 突尼西亞問題 (S/2508, S/2571)

- (a) 阿根廷駐聯合國代表團代辦來函 (S/2579)
- (b) 緬甸駐聯合國聯絡專員來函 (S/2581)
- (c) 埃及駐聯合國代理常任代表來函 (S/2575)
- (d) 印度駐聯合國常任代表來函 (S/2580)
- (e)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來函 (S/2574)
- (f) 伊朗駐聯合國常任代表來函 (S/2582)
- (g) 伊朗駐聯合國代理常任代表來函 (S/2576)
- (h) 巴基斯坦駐聯合國常任代表來函 (S/2577)
- (i) 菲律賓駐聯合國常任代表來函 (S/2583)
- (j) 蘇地亞拉伯駐聯合國常任代表來函 (S/2578)
- (k) 大會駐會委員會專門代表來函 (S/2584)

主席致詞

一 主席 首先我得爲安全理事會向我們的朋友及同僚荷蘭代表 Mr von Balluseck 表示謝意。Mr von Balluseck 是理事會三月份主席，雖然在這個月裏我們沒有事需要開會。不過我們都知道這並不足以減除他在職務上的用心，他對於安全理事會所處理的各種事情，還得時時注意。我們對於他的能力和關切，以及其願意常常在非正式討論中給我們指示的精神，不勝欽感。

安全理事會會議廳揭幕

二 主席 在我們開始今天的工作之前，如蒙各位許可，我想請大家停一停，看看這簇新的周圍。這是本理事會首次在這個會議廳裏舉行會議，我們今天這個時會應該有一種適當的表示。安全理事會不是第一個在新會所開會的聯合國主要

機關。這個特權已經讓託管理事會佔先去了，因此，我們的感覺欣美也是情理之常。不過我們仍可毫不猶疑地仿效託管理事會，對那些以技能藝術與慷慨捐輸在建築方面協助開創聯合國歷史上之新紀元的人們，深致感謝與崇敬。

三 本人感覺敵國代表適逢其會，得於安全理事會在此新議廳中首次集會時忝任主席，殊屬榮幸。同時我也感覺慚愧，因爲我深知如由其他十位代表來主持這個會，當能更加有聲有色。我們如將所有協力興建這所華麗廳堂使我們能在此間致力於世界和平與安全的人們，不論巨細，一一列名卷軸，則頗有不勝枚舉之虞。這些人名中一定有卓越的祕書長及其曾爲聯合國的永久會所辛勤努力的僚屬。其他對聯合國組織抱有信心而用各種方法來協助建造這所廣廈的許多個人、國家及政府，當然也應該列入這個名單。本人現在不想一一列舉，因爲我知道我們將來還要正式舉行聯合國會所的落成典禮。不過我想各位能够准許一個例外，提一提那威 Mr Arnstein Arneberg 的名字，以表示我們的感謝與敬仰。Mr Arnstein Arneberg 是這個會議廳的設計者，他的政府對這會議廳的佈置裝璜作了慷慨的捐輸。

四 如得理事會許可，我想請那威代表到會議席上來，以便向他申達謝意，並請他再向他的政府和同胞，爲他們這份送給聯合國，特別是安全理事會的隆重禮物，表示深切感激。

[經主席邀請，那威代表 Mr Arne Sunde 就理事會主席]

五 主席 安全理事會從一九四六年成立以來一直搬來搬去，到處爲家。各位老大哥當能回到安全理事會於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七日由英聯王國盡地主之誼在倫敦教會大廈首次開會的情形，追溯往事，自有今昔之感。從一九四六年三月底至七月初的一段，時間是在紐約的恒德大學，同年七月十日至八月七日又在紐約西五十七街的亨利赫德遜旅館舉會。然後又是成功湖和發拉星草場，我相信我們都很眷念這兩個地方。還有美麗的巴黎，安全理事會曾經兩次在那邊與大會一起受到法國政府與人民的殷勤招待。

六 這種流浪時代現在已經告一段落，至少安全理事會已經有了一個永久會所，可以在職務上有需要時從這裡出發。現在我們終於坐到這種莊嚴雄偉的會議廳裡，我想我們應該在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刻，向那威政府與人民及其優秀男兒 Mr Arnstein Arneberg 致意祝賀。Mr Arnstein Arneberg 是本會議廳的設計者，我們周圍的一切就是他心思的最佳結晶。那威本身是本理事會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〇年之間的一位越卓的理事，經其賢明可敬的 Sunde 大使及其同僚，對於國際和平曾有過忠誠卓越的貢獻。

七 本人能有機會負責召開安全理事會在本會議廳的第一次會議是非常榮幸的。深感那威美術家與工藝家因崇信聯合國憲章高超理想而表現出來大好作品，可足為我們靈感的泉源。我相信我的說話不足表示本理事會對那威政府及其大好河山偉大高超的人民底謝忱。現在舉世厭戰，渴望和平，人心雖亂而希望猶存，我們要從此努力，以孚世界人民之期望。世界人權宣言的弁言裡說：使人類不致迫不得已挺而走險以抗專橫與壓迫，人權須受法律規定之保障，它接着又說：國際友好關係之促進實屬切要。今天我們第一次在這廳裡開會，我們應當很虛心地再把自己貢獻給這些話所表達的崇高宗旨，祈求上帝能以他無量慈悲來指引我們的思想與行動。

八 Mr SUNDE (那威)本人代表敝國政府謝謝主席方才為敝國政府出資裝修本會議廳而說的一番話，本人當欣然以主席對敝國申謝之厚意轉達政府。

九 安全理事會在聯合國求取世界和平的工作中處於最重要的地位。那威政府能有機會協助修築這個偉大機構的永久會場，深感榮幸。我可告訴諸位，敝國政府所以作此捐獻，是因為我們希望安全理事會的高尚宗旨得以實現。

一〇 Mr AUSTIN (美利堅合眾國)方才主席敲鑼宣佈開會的一刹那，聯合國又走過了一個里程碑。這是安全理事會在聯合國新會所開會的第一次會議。

一一 這是些什麼石頭，什麼建築？這個國際秘書處，這個會所，這個萬國集合的大會場，這個富麗堂皇的會廳，位居這個磐石上的曼哈島，構成了這個世界組織的永久地址，它的正式名稱是紐約聯合國。

一二 美國把甲魚灣 (Turtle Bay) 上自東河邊至第一大道，自四十二街至四十八街之間的

這一塊土地送給聯合國，是表達美國對聯合國各會員的誠意歡迎。

一三 杜魯門總統加速促成了會所建築費用的籌措，由美國政府無息貸給聯合國建築費六千五百萬元。

一四 紐約州政府和紐約市政府都慨然給予免稅的優待，同時又在會址以內及其四周撥贈土地，包括河岸，地役權及一切改良工程。紐約市政府當局和紐約公民在改進涵洞，地道，馬路風景中所具的目光與理想，將永遠閃耀於我們珍貴的史籍。

一五 聯合國各會員國因選擇會址而起的激烈的爭執久暫不決，最後幸得 Mr John D Rockefeller, Jr 慷慨捐贈八百五十萬元而頓告解決。

一六 經過 Mr Rockefeller 的這種豪爽舉動及各會員國的投函贊成以後，秘書長 Trygve Lie 和建築師 Wallace K Harrison 以及其他有關重要人物，就立刻進行會所的建築事宜。

一七 十一位顧問不久就決定了一個一致同意的設計圖樣，我認為設計顧問團這種自動合作的精神是永垂不朽的。同意這個圖樣的人代表下列各國：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加拿大、中國、法蘭西、瑞典、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英聯王國、烏拉圭。建築與工程人員中的主要人物是：設計處處長 Mr Wallace K Harrison，副處長 Mr Max Abramovitz 工程聯絡專員 Mr James A Dawson。

一八 現在可以說我已經把這是什麼石頭，什麼建築。這個問題說了一半了。

一九 秘書處是在我們旁邊這個高樓裡面。經濟暨社會理事會與託管理事會早已在它們的會議廳裡開會，繼續它們憲章所稱和平基本條件的改進工作。大會會場不久也就要落成了。

二〇 我們今天能有這個富麗堂皇的永久會所，要感謝很多個人，很多國家，以安全理事會而言，我們要特別感謝那威政府和人民，他們出席聯合國的代表是我們都十分尊重的 Sunde 大使。這個會議廳的堂皇設計和許多精美的裝置都是那威贈送的。設計人是那威的名建築師 Arnestein Arneberg。將來在主席背後的牆壁上還要由那威藝術家 Per Krohg 繪製壁畫。

二一 廳裡所用的大理石是從那威來的，鑲銀的門與欄杆也是那威來的。牆上所用藍底金花的織品也是那威的禮物。對這一所令人振奮的建

築物的種種捐獻，象徵着我們這憲章序言裡所指的偉大決心——集中力量，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

[那威代表 Mr Sunde 離安全理事會席]

通過議事日程

二二 主席 各位對通過議事日程有無異議？

二三 Mr HOPPENOT (法蘭西)主席以巴基斯坦代表之身份請求在安全理事會議程中列入某一項目(S/2577)，敵國代表團原未引以為奇，但此事仍不免令人驚愕。數星期以來，甚至於數月以來，我們都看到這件事情會能發生。我們知道關係方面曾經開會討論和決定這件事情，並且還曾採取步驟，對敵代表團及敵國政府作友善的和客觀的預告。不過我們沒有想到，在事過境遷之後還會有此種舉動。而且，調停國家都鼓勵重開談判而那時法蘭西突尼西亞兩方當局又在進行談判之際，我還相信非亞兩洲國家會在那個時候堅持要求理事會作此已經失却意義的討論。

二四 安全理事會的責職，不但要注意和平的維持，同時還要以行動來造成一種最合於促進各民族間之和平與諒解的條件。聯合國的職權也就是這些民族所委任的。這種責任使安全理事會及各理事國不能輕舉妄動地去干涉理事會管轄範圍以外的事件，尤其是可因外界干涉而使其益趨嚴重的事件。我覺得要提出上述議程項目的有關各方都沒有充分顧慮到這些方面。

二五 他們的行動究竟是以什麼為根據？他們根據的是突尼西亞前政府官員向聯合國各機關分投的一封請願書。根據突尼西亞的基本法律，這份請願書根本不能成立，因為這上面沒有回王的印璽，就是根據憲章條款，也是一樣的不能成立。所以，當時秘書處與那時候的安全理事會主席都是以這種看法來處理這個問題。後來，因為主使者在人會走廊中不斷活動，得到了若干代表團的同情，於是這種對挑撥是非者的鼓勵，立刻引起一種不負責任的激動，妨礙了當時法國正在進行的安撫調停工作。那些受突尼西亞使者煽惑的各國代表如果自始就告訴他們，各該國政府不能干涉並不危及其本身安全及一般和平的事件，而且嚴格說來，這是僅屬於法國與突尼西亞兩方面的問題，我相信法國與突尼西亞的當局，沒有了外來的干涉，必能迅速找到共同立場，達成合法與必要的協議。不幸事實剛相反，若干方面不但極願聽取毫無職權者的狂妄申訴，並且還加以

懲重，結果乃於突尼西亞造成了嚴重局面，引起了負責治安當局所無可容忍的暴亂行為與個人攻擊。玩火總是危險的，玩火而危及鄰舍，尤其是不應該。

二六 我真摯地相信，由於數日來事態的新轉變，我已無需向主席陳述因數星期前的事態發展而引起的種種意見。當時我們聽說巴基斯坦要提出這份請願書，我們本來想在理事會中堅決主張該案不能成立，不得列入議程。同時並認為理事會無權受理該案。我們本來還想證明，理事會所干涉的不是法國與突尼西亞間的爭端。不過，經突尼西亞回王告了百姓之後，鄭重批准其與法國政府所訂協議之後，我想決不會再有人無中生有地把法國與突尼西亞之間的爭端提出於理事會，因為這種爭端已不存在。

二七 可是，敵國代表團，也可以說是整個安全理事會，目前所面臨的正是這個意想不到的局面。在數星期前，嚴格地根據事實，還可以說有內政糾紛的存在，不是法國與突尼西亞間的糾紛，而是突尼西亞攝政長官與若干被撤官員之間的糾紛，這批官員或因辦事不力而名譽掃地，因協助作惡份子從事怠工行兇以致全境騷動而被免職。那時候甚至還可以對突尼西亞回王之長期緘默作種種猜度，不過回王後來已曾鄭重加以否認。我並不是說，這樣來看，在那種情形之下有關的十五國——現在僅餘十一二國——即可經由巴基斯坦代表團而將本案提出安全理事會。我祇是說，當日可能使巴基斯坦代表之行動似乎有一點事實根據的局面現在已經消失，同時，援引憲章為其行動辯護的法律論點，也就不能成立。現在如再討論應否將本案列入議程，或理事會是否有權處理此事，已屬毫無意義，因為此整個事件已成過去。既無討論之實體，何來議程項目？安全理事會無需再考慮應否討論這一件糾紛案子或屬於其權限之內的一種情勢。它祇能誌悉自從突尼西亞回王與攝政長官成立協議以來，過去的一切情勢與糾紛，不論其含義之廣狹如何，都已經解決和消失。所以我們決無理由把一個已經不存在的問題列入議程。

二八 方才主席為我們在聯合國新會廳，初次開會，對所有對建築這座大廈有功的人物表示其應得的敬意，說了一番莊重而感人的話，我想要是各理事沒有聽到這一番話的話，一定會像我一樣，對於這個無理騷擾是要十分驚異的。

二九 我早知道他們要提起突尼西亞回王受到什麼壓力一類的話，因為我在各請願代表團的來信中已經讀到 [S/2574-S/2584] 我不知道那些文件的作者從何處得此種材料 更不知道他們根據了何種可靠事實而下此判斷 這種說法對於駐在突尼西亞的法國官員和今日受人指責說他在壓力之下，犧牲國家利益的一方丹主，都是同樣的侮辱，今天指責回王的也就是昨天譽他為愛國精神標誌的同一批人。事實上，自從突尼西亞攝政長官到任以來，這還是他第一次能與回王從容暢談，未受一批行動節操都成問題的人的干預 這批人如果在場的話，回王要不理睬他們固屬為難，攝政長官要暴露其劣蹟亦殊不便。Mr de Hautecloucq 對他們所作的決定，主要是在使他與回王之間的談話能在一種無拘無束的空氣中進行，俾能暢達意見，不當敵人的面前來作陳述 攝政長官的決定，除此正當考慮之外，另有一個理由，即那批人辦事不力，暗中慫恿各種損及不和與公安的行爲，使整個行政機構失去作用，怠忽職守已達數月之久，當然不應該再讓他們行使職權，所以攝政長官與法國政府都覺得這個決定更其應該 在任何情形之下，一個政府的首要責任是維持秩序和尊重法律，如果它對於破壞法律擾亂秩序的不良份子，非但不加鎮壓，且亦不加排斥，則在衆人看來，即已喪失了它的正當合法地位 這種無可容忍的情形決不能長此不改，法國政府責無旁貸，乃決定命令攝政長官予以制止 法國政府的此項決定是用不着向任何人解釋的

三〇 事實上，若說法國對回王施過壓力，則這種壓力也不是武力威脅，而是出於法國對突尼西亞的友誼和誠意，以及法國和解所抱的積極期望。我們提請回王批准的改革計劃現在已成舉世共知之事實。我們都知道這個計劃超過了突尼西亞民族主義的合理願望，他並未影響對於回王的主權及其王國中的自治權，計劃中規定成立代表各界利益的國民大會。總之，這個計劃旨在經由自由協議，謀求法國的繼續合作能與突尼西亞人民對其本身事務多多參加與負責相輔而行。至於法國的繼續合作，就是突尼西亞國民黨領袖自己也常常承認仍然是必要的。我們向回王提出的改革計劃，不僅是一項意向的陳述由保護國家隨時決定實施。該計劃現在就劃分了推行的階段，並規定開始談判的確期，俾以相互的同意來決定法突關係中新綱領的一切。該計劃是以整個法國政府的名義提請回王作自由考慮的，並且法蘭西共

和國大總統曾經親自加以推薦，他還特地派了兩位最親近的私人顧問去見回王 我深信回王鑒於法國總統以一國元首的身份對此計劃如此執列贊同，其所予保證不特誠摯可靠，而且具有久遠性質，不致受法國政局變動之影響，因此才作最後決定 由於他對法國的信仰 再加以他對法蘭西共和國大總統個人諾言的信任 回王乃驅退其存心不良的顧問，另命一位德高望重的獨立人士組織新閣，接受我們提出的談判和改革計劃，引導人民走向安居樂業及尊重秩序的新路。

三一 現在突尼西亞全境上靜，激烈派企圖發動的政治總罷工幾已完全失敗，足以證明回王的呼籲已經為民衆所接受。可是，那些烏給安理事會主席的們，也就是使安理事會召集會議的們，却絕未提到回王的呼籲及其反應，也沒有提到呼籲以前的協議。

三二 當然，要是不這樣的話，那才真是奇怪了 當我們決定要採取某種行動，而事態的發展却除去了這種行動的藉口與理由，那末最方便的辦法當然是堅持翻舊帳，對於不可否認的新發展則一筆抹殺。因此，這十一二個國家乃不顧目前的事實——換句話說，就是遮住眼睛，不看現實——追溯到七十年以前去，企圖寫出一筆殘缺不全荒謬無稽的舊帳，結果，這個文件便變成了一件宣傳品 我不想把他們指控中的種種不確之處，一一枚舉，因為我們在此，不是要討論過去 我們要根據目前的事實得到一個適當的結論。不過，我方才看到主席寫給他自己的信裡，在說明中竟用 暴行 一語來形容法國軍隊的行動，我希望他所用的字眼確是捏出了他的本意。我不相信貴主席所代表的政府能同意在理事會中提出這樣一個侮辱法國及法國軍人之榮譽的譴責 我也不相信貴國政府原意把自己認為應該召開的會議，淪為一場彼此毀謗攻訐的鬥爭。事實上我希望凡是主張把這個項目列入最後議程的人不要在演說中用毀謗的話來代替合理的辯論，而且應該常常想到我們身為安理事會理事所負的責任，切勿以虛構不確的指摘來煽動羣衆。我們並不是覺得難於答覆，如果他們有他們的事實，我們也有我們的事實。我祇是覺得這樣一場的辯論，一定是毫無意義，而且將有危險的結果，因為它與法國政府及回王在安撫與調解所做的值得讚美的工作是直接衝突的。而且我們在這裡不是來批評Bardo條約以後法國在突尼西亞的政策，而是要在此刻決定要不要把一個已經不再存在的問題列入議程。

三三 這些給主席的信件及說明，究竟想得到一些什麼實際決定？在這一堆宣傳品及不符歷史事實的陳述中，極難看出他們究竟目的何在。是不是要釋放暫時被拘的政治領袖和煽動人物？有關當局已經公開保證，一俟新政府成立即當及早釋放。是不是要使那個所謂 突尼西亞民主政府 的老政府恢復政權？我不明白一個國際當局，或甚至於一個法國當局，怎樣可以強迫一個元首去恢復因瀆職陋行而被撤職的人員的職位。是不是要有關方面承認回王的合法權利與權力？這些權利與權力已經再度鄭重地確認過。是不是要給突尼西亞人民自治自決的民主權利？法國政府所提並經回王贊同的改革計劃中，已經顧到這一點，據我想來，該計劃中所規定的方法與程度，應能滿足那些 相信自由民主原則 並援引此項原則為突尼西亞人民請命的人上的願望。事實上，對於法國過去七年中在突尼西亞所成就的教化工作，他們如果有更深刻的認識，已足使他們艷羨不置。最後，如果那些控訴國家所要求而又故意說得這樣含糊的 適當行動 是要使突尼西亞與法國人民之間獲得更好的諒解，那末前幾天攝政長官與回王所成立的協議，就是現在已有諒解的最好證明。控訴國在滿紙謊言的說明節畧中誣控法國種種錯誤，甚或罪行，非協助達成此種諒解之道。

三四 總之，法國代表團並不要求安全理事會宣佈法突關係問題不屬理事會職權範圍，或拒絕將該案列入議程，今天我們所說的已經超過了這兩個法律問題。我們所要求的只是 理事會應該專就事實觀察，承認法國政府與回王所訂並經回王鄭重頒佈的協議，已使該問題走上了解決之路。凡是根據憲章規定之最廣義的解釋而稱其謂 情勢 或 爭端 的任何事件，都已因此而煙消雲散。所以理事會不必再把這個不再存在的問題列入議程。要使這個問題再付討論的唯一條件，是要理事會作一次裁，表示本案仍舊存在，雖經雙方成立協議而彼此之間仍有一種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糾紛。這種抹殺事實及否定法突兩方最高當局鄭重宣言的舉動，可能會對突尼西亞及其鄰國發生極嚴重的後果，同時會大大地影響到聯合國威信及世界對於其公正態度的信心，所以我認為理事會是不敢擔負這種責任的。

三五 主席 在我請第二位發言人起來說話之前，我想以主席地位向法國代表問一問題。我方才從傳譯口裡聽到他演講的最後一段，覺得不是十分清楚。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提議不必通過議

程，還是另有其他提議。我想法國代表必能明白，我所以作此問題，是怕他確有提議而我沒有注意到。

三六 Mr HOPPENOT (法蘭西) 如果我說話不够清楚的話，我必須先為自己在安全理事會中開會的經驗不够表示道歉。我方才說話的最終結論是 法國代表團將投票反對突尼西亞問題列入議程，希望多數代表團也這樣做。

三七 主席 謝謝法國代表的解釋。我想這已經把它演說中的一部份說得很清楚。不過我要請法國代表原諒，我再要問他一句，究竟他有沒有提議不必通過議事日程。這個問題與他方才的話是不相抵觸的，所以儘管他方才這樣說，他還是可能想另作提議。

三八 Mr HOPPENOT (法蘭西) 法國代表團從來未想現在還是不想作任何提議，它祇是預備投票反對將該案列入議程。

三九 Mr SANTA CRUZ (智利) 十一個聯合國會員國——阿富汗、緬甸、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菲律賓、蘇地亞拉伯、葉門——根據憲章第三十五條之規定，把突尼西亞的情勢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他們要求理事會把這個問題當作緊急事件處理，因為他們認為目前的情勢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因之屬於憲章第三十四條之範圍。

四〇 這十一個國家，連同阿比西尼亞、黎巴嫩、利比亞和敘利亞，曾經正式請智利政府以它在安全理事會為理事國的地位支持將該問題列入理事會議程。

四一 方才已有人反對將這個項目列入議程，其理由為目前法國與突尼西亞之間並無可以指為糾紛的事實，為支持此說，法國代表敘述了最近數星期中突尼西亞的事態發展。

四二 理事會是否有權干預突尼西亞情勢，敵國代表團認為我們不必——而且現在也不能——作何表示。同時我們也不希望再推究到這件事情的真正情況，因為申請理事會將本案列入議程的十一國對於這件事情的敘述與法國代表方才所說的頗有出入。依據它們的來源以及其陳述者的忠實負責，我們必須對雙方說法同予尊重，所以敵國代表團要等到適當時候再發表對此個問題的意見，換句話說，要等權限問題提出討論，而且我們已經有了最後立場，同時等我們聽過理事會中各方的辯論之後對於本案的事實有了最後意見的時候。我認為只有在理事會中進行辯論方能辨

別真相，使那些對理事會權限與突尼西亞實存情勢發生懷疑的各代表團覺得滿意。

四三 除此之外，智利代表團還有別的理由贊成把本案列入議程。我在說明這幾點理由以前，必先聲明智利代表團這個立場，絕不束縛敵國政府對本案之具體及萬一將來討論到安全理事會對本案之權限問題時所取的立場

四四 我們絕對不能忽畧安全理事會是聯合國中十一國的少數組成的事實。根據憲章第二十四條的規定，這十一國的少數代表全體會員國履行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主要責任。因此，我們身為理事的必須認識自己不僅代表本國利益，而且也代表聯合國全體會員國的利益

四五 尤有進者，提請理事會注意本案的國家數目與重要性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這些國家共佔聯合國會員國的四分之一，其人口為全球總額的三分之一。由於它們的地理位置，幅員之大，人口之多，它們的文化與精神遺產，它們對世界以及民族間的關係所具之觀念，他們勢必要在國際政治中佔據與日俱增的重要地位。要想完成和平，要想獲致金山憲章的各項目標，這些國家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聯合國一切工作的支柱。

四六 我們認為這些國家，這些民族，既已來到他們自己為會員國的組織，請求討論他們認為大大危及其所存在或相鄰區域的和平與安全的情勢時，我們是決不能阻止它們說話的，敵國政府相信這些國家應有陳述的權利，並且認為在全世界佔據如此重要地位的這些主權國家，願意依照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辦法來討論與他們有關的問題，不論象徵着國際關係中一個長足進步。其結果如何，這些事實，這種態度，祇有使我們對於憲章的原則和辦法益加堅信。

四七 敵國政府認為安全理事會如果阻止這十一個國家陳述突尼西亞的現狀，不讓他們說明所以要請安全理事會出而干預的理由，是一件非常不公道的行為，尤其因為他們的行動證明他們採取這個步驟也不是不經適當考慮而倉猝決定的，因為從一月以來他們就想請聯合國各主要機構及各會員國注意突尼西亞的情形。敵國政府又認為斷然拒絕各該國的請求是聯合國歷史上最不聰明的一樁行動。有些人說，在弱小國家的利益與強國利益衝突時，聯合國無力保護弱小國家的利益。當然，我們認為這種說法是錯的。不過，我剛才說的那種行動就要成為這種說法的最有力論

證。不特此也，此舉勢將加深，現在國際關係中已經發生的，使聯合國深深感到的一種不幸分野——因膚色、人種及經濟與社會發展程度之不同而造成的分野

四八 東方的人民覺醒了。亞洲非洲和大洋洲的人民都在努力他們的政治和經濟解放運動。他們正在為獨立自治而奮鬥，力求社會進步及改善民生。他們要爭取以平等地位參加國際社會決定與他們有關問題的權利。這些都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大事應該由我們在世界其他各地的人深深注意與重視。我們認為這種覺醒和奮鬥是否會引我們走上一條尊重憲章的道路，使國際間能以和平合作的方式來解決種種游於過去的糾紛，還是要使他爆發為孤獨的侵畧行動，成為一種勢不可當的後退力量，這就完全要看世界其他國家對這種新現象的態度，特別要看那些富強國家的舉止行動。毫無疑問地，安全理事會如果拒絕辯論突尼西亞問題，勢將大大地打擊上述第一種可能性，而造成一個第二種可能性的有力刺激。

四九 我們要請各會員國，特別是法國，清楚認識我們立場的誠實與懇摯。我們與偉大法國多少年來的好友關係，甚至可以說是永久的友誼，在聯合國中已經一再經過考驗，應可防止任何誤解，應可消除任何以為我們除了求取和平及服膺憲章原則以外別具用心的懷疑

五〇 我們相信如舉行辯論，定能產生良好結果，理事會一定會努力進行調解。我相信提案各國也不會有甚麼其他目的。至於法國，藉之它過去的一切與歷史事實，以及其對各國國內生活與國際關係所具之民主觀念，尤要者，它的現實主義，我們相信它一定會幫助這個問題獲得有利解決。我們認為這是一個討論突尼西亞一類問題的最佳時機。唯其在國際局勢緊張的時候，我們必須用聯合國的行動來消除一些可以克服的一時誤解。也就是去除使未來局勢趨於緊張的嚴重因素。

五一 最後，我們認為凡是使世界輿論非常關懷而又為聯合國各機關所能討論的主要問題，聯合國都應該受理討論，不應拒而不納。如果聯合國避免討論，甚或避免提及這些問題，結果勢將失去其自身之威信，降低其作用。我們認為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可以比聯合國更有效地讓我們為和平與民族間的友誼而工作。這個組織本來也就是為了這些理想而成立的。我們應該用這種目光來看十一會員國把他們認為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問題提交我們討論這一件事。

五二 主席 發言人名單上的下一個代表團是巴基斯坦代表團。如無異議，我將以巴基斯坦代表的資格開始發言。

五三 敵國代表團方才非常小心專致地聽了法國代表的陳述，這一番話，是完全值得我們這樣小心專致的。當我發現法國代表願意在應否通過議事日程的程序辯論中首先發言，我就覺得非常高興。不巧當我聽他說法國代表團要投票反對將本案列入議程，我就覺得有些詫異了。我所以覺得詫異，並不是因為我沒有料到法國代表團會採取這種態度而是因為法國代表在表示竭力反對該項目列入議程之後，却還是佔了一篇唯有在議程通過之後才能發表的演講。他所以這樣，顯然是因為他覺得有些需要，由此可見，祇少從法國代表這一方面來說，這個問題確有充分討論的必要。事既如此，他却繼而宣稱反對通過議事日程，這是使我們詫異的一點。唯一的解釋是。他自己要有機會，好像議事日程已經通過地一樣，作一番演講——他已經得此機會，而且經利用這個機會——同時却不願別人也有同樣的機會。當然，在這些別人中間，決不能阻止目前在座的各代表發言，因為他們也與法國代表同樣有權來參加討論。但是在他自己好像議事日程已經通過了似地作了一篇演講——而且是講得如此娓娓動聽——表示出法國的意見之後，却又反對議程，想藉此阻止其他十個寫信給安全理事會的代表團獲得同樣機會，這就不太公平了。

五四 如果我們推允法國代表演講中的邏輯，我們不但應該通過議程，而且應該立即邀請為此事致書理事會的十會員國代表團出席安全理事會，與法國代表當面對質。

五五 法國代表說的話還不止於此。他宣讀了十代表團附在來信中說明節畧內的若干文字，和許多他認為應予駁斥的不愉快——使他自己不愉快——的批評。他不但竭力加以攻擊，而且還斥為毀謗。換句話說，他誣稱十一國毀謗了法國政府。對於這一點指摘，本人現以巴基斯坦代表的立場提出抗議。我相信其他十代表團如果有機會出來說話，也一定要提出抗議。我們決不會，也決不想，以不負責任的態度來毀謗他偉大的國家與政府。

五六 法國代表的陳述中還有不少暗喻和諷刺，例如。他說我們這十個或十一個容易受騙的國家因為輕聽了夏幽宮走廊裏幾位不負責任者的話，才有我們這種不應該做的行動。我很高興與

提到這一點，給我有機會來說明我們極大的耐心與責任心，同時表明我們將本案提請理事會注意，也不是我們樂做之事。

五七 現在舉世皆知，突尼西亞政府的兩位部長——這兩位部長，據我所知。在他們任職突尼西亞政府期間，早有法國政府的信任——到巴黎來致書給安全理事會主席，請理事會注意突尼西亞一種痛心可悲的情形。這封信去了毫無結果。這封信在聯合國的檔案裡擱了很久。在夏幽宮和這個窗戶很多的大廈裡都沒有正式見過天日。一直擱到敵國代表團請求把它抄印分發時為止。[S/2571]

五八 此後，我們雖然知道他們已經向主席寫了這樣一封信。我們雖然也知道在這個時候突尼西亞正在發生屠殺，騷動，逮捕，停工等情事——我祇是提及這些暴行，並不想在此時責備什麼人——我們雖然知道這些情形，可是我們還是很耐性的等待着，希望法國政府能够一日澈悟，知道情形的嚴重，設法與這個世界上最善良的民族求友愛的諒解。

五九 我們等了很多日子。我們進行過談判。我們自己一再討論。我們經由各種途徑向法國作非正式與友誼的接洽。結果都是徒然。我們知道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可是只要法國政府的動機善良——但願如此——我們不應該操之過急，使他為難。

六〇 在巴黎大會期間，各方面的情緒極為激昂，覺得應該把這件事情在大會最後數星期內，甚或更早一些，正式向大會提出。可是，更聰明的意見勝利了。他們決定耐性的等待。當時乃有十五個國家組成一個集團，要求大會主席 Mr. Paddilla Vervo 請法國代表轉達法國政府，要他們以和平安全與國際友誼為重，不要對突尼西亞人民迫之太甚，使他們不得已而挺而走險。否則的話，在我們這幾個有關各國內勢將與情騷然，因為突尼西亞是一個被壓迫民族，我們對他最表同情。

六一 大會主席答應轉達我們的意見。他轉達了，我們等待着。當時徘徊夏幽宮走廊裡的不是那幾位突尼西亞的部長，而是我們。我們等待一個答復，或者一種表示，但是什麼都沒有。

六二 又等了一些時候，我們又去見大會主席，請他再把我們的意見用他認為最妥善的途徑轉達法國政府。我們告訴他，最自然與最正當的辦法是由我們把我們的感覺到大會裏去發洩，不巧在會期即將告終之際，我們不願意使聯合國的工

作，更趨困難複雜。他答應我們把此意轉達法國政府。我想——而且我相信——他已經這樣做了。結果又是杳如黃鶴。

六三 於是我們就自己問，究竟應否把這件事提出大會。不過在這方面我們是相當吃虧的，因為不久以前，我們這幾個署名控告的國家，都有過不幸與可悲的經歷。我們終有幾個國家，曾經想把摩洛哥問題提出大會臨時議事日程上的這個項目經分付總務委員會討論¹，但是我們這些提出本文件的國家在總務委員會內不佔多數。總務委員會不准討論這個問題。誠然，他祇說這個項目應該暫緩討論。不過我們都知道，所謂暫緩者，祇是擱起來，祇是無限期的延期而已。

六四 後來摩洛哥問題提到大會全體會議，各代表接踵致詞，情緒激烈²。但是我們仍舊未能把這個問題列入議程。

六五 我們雖然失望，但是仍舊覺得應該等待。我們回到紐約。我們自己不斷地討論突尼西亞問題。我們天天看報。我們天天希望看見一點好轉的消息。我們天天希望法國與突尼西亞之間會有較好的諒解。我們為突尼西亞人與法蘭西共和國的安全而祈禱。可是，消息是一天壞似一天。

六六 於是我們想恐怕不應該完全信憑報紙上的消息。最好能夠請幾位突尼西亞人到紐約來，在我們各負責代表團把該問題提出安全理事會之前，向他們訊問一番，確實查明目前的實際情形。我們發現要突尼西亞人到紐約來又是困難重重。我們知道有幾個負責官員的外交護照已經被吊銷。我希望法國代表能夠出來否認這句話。他如果能夠如此否認的話，那就最好了。事實上我們知道突尼西亞的負責官員，因為護照方面的困難而不能前來。我們又竭力想法請其他的人來紐約，結果也是到處遭遇困難。

六七 然後，與我們這批控訴國家很好的朋友告訴我們。法國政府目前正遇着國會政潮，我們決不能希望它在國會政潮的當口，對這個問題採取什麼明白的行動。我們雖然不是十分樂觀，但是我們想等法國政府穩定以後再談，雖不一定是一件聰明的舉動，可是從道義上來說也祇少是應該的。後來法國政府穩定了，我們深為法蘭西慶幸。我們充滿了希望，以為現在法國政府既已穩定，它一定會有所處置的。

¹ 參閱大會第六屆會正式紀錄，附件，議程項目七，文件 A/1950 第五段。

² 全上，全體會議第三四二，三五三，及三五四次會議。

六八 法國政局穩定了幾天以後，我們發現突尼西亞的情形非但沒有改進，而且整個內閣都為法蘭西北和國所逮捕，真是使我們驚惶失措。我說整個內閣，是指他們所能捉到的人而言。據我知道，其中有兩個人沒有被法國人捉到，這就是——一九五〇年南國政府大友好以後所組成的內閣，也就是準備與法國政府商議改革以促進這兩民族間之諒解的內閣。現在這個內閣已經被關在牢獄。這是關進牢裏去最後幾位有聲望的突尼西亞人，其他 Neo-Destour 黨的民族領袖們早已進了牢獄。毫無疑問地，Neo-Destour 黨是突尼西亞最有勢力的一個黨。不但如此，據我們知道——我希望有人出來否認這個事實——現存有幾千個人關在集中營裡，被殺者已數百之多，突尼西亞的某幾個地方消息斷絕。

六九 我們等待着，我們說。我們終究不能比當事人自己認真，如果突尼西亞人能夠自組政府而進行順利，則我們就再無憂慮的理由。

七〇 我們等待着，等了很多日子，我們發現有位叫 Baccouche 的被任命為首相。我們查了一查他的履歷。我們向知道這位突尼西亞首相的人查詢他的過去。據他們說。這位先生過去做過公務員。在戰爭期間做過一個很短時期的首相。他在突尼西亞並無極大的聲望。他是在我們所知道的法國壓力之下願意不願冒險出任首相的唯一人物。我們聽說他要出來組閣，我們等待着，時間一天天的過去。

七一 Mr Baccouche 雖然是一位得到法國政府支持及攝政長官同情的首相，還是無法組成內閣。根據紐約先鋒論壇報和紐約時報的報導，當這位先生去見回王的時候，民衆情緒憤慨到極點，甚至使他不得不從後門入京。

七二 這位首相，或者可以說是法國人，最後又用壓力說服了另外一人出任部長——只是一個人。但是當他正要受命的時候，他發現羣衆對他反對的情緒過於激烈。於是他很聰明地決定，與其運氣不如審慎，所以就拒絕擔任閣員——結果法國人又把他逮捕入獄。

七三 在我看來，現在的突尼西亞真是一個烏托邦的反面。你或是出任閣員，要是你拒絕的話，你就一變而為階下囚。

七四 我們又設法探訪 Mr de Hauteclocque 到突尼西亞以後的情形。據我從法國代表那裏得悉，Mr de Hauteclocque 曾經帶着新的改革計劃到突尼西亞去，給突尼西亞的人民帶去了

新的希望 我們彙集了各方面的情報 爲使現在會議席上其他代表明瞭起見，我預備讀出幾句描寫 Mr Hauteclocque 現時情形的句子來。據法國人自稱，Mr Hauteclocque 是爲了親善及給他們自由與改革而到突尼西亞去的

七五 Mr de Hauteclocque 是一月十三日到突尼斯的。他的蒞臨變成了一個空前的示威行動。他從一艘巡洋艦上下來，整個城市都滿佈軍隊，鎧甲車和坦克。他所經過的街道上都滿列軍隊。這不是一種通常的迎接禮，而是一種武力的揚威。

七六 攝政長官第一次見回王時就告訴他，他希望能與他保持直接接觸 但是首相却以回王的名義告訴攝政長官，謂一切正式接觸都必須通過首相。

七七 當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二日突尼西亞政府向聯合國提出控訴的時候[S/2571]，攝政長官要求與回王單獨會晤，但爲回王所拒絕，後者請他去見首相 一月十五日回王答應於首相在場時接見攝政長官。在這次謁見中，他要求回王第一，撤回控訴 第二，撤換內閣 第三，簽署兩件敕旨，第一件派攝政長官爲外交部長，第二件派 General Garbay ——這個名字使人聯想起有名的馬達加斯軍事行動——爲國防部長 回王請首相答復攝政長官，首相的答復見諸紀錄 他說他奉回王的命令把這件控訴提出聯合國 但是法國代表却聲稱他們向聯合國提出的控訴未經任何方面正式授命。普通我們以爲一個首相的職權已經足夠，但是他們却認爲應該由一國之主回王來授命，因之我們的答復是回王自己確已授命。

七八 此後，攝政長官與 General Garbay 即被祇回巴黎，到三月二十二日又回到突尼斯 攝政長官立即要求單獨進謁回王，回王在三月二十四日召見，但是當日所有在突尼斯的各突尼西亞部長也都在場。攝政長官對回王說法國政府願音續開談判，惟須回王解散當時的內閣，撤回其向聯合國提出的控訴。當回王表示拒絕之後，攝政長官便拿出一張法國外長所簽署的文件，其中授權攝政長官，可爲恢復法律與秩序及保護法國利益而權宜行事——我希望將來可以有機會解釋一下在殖民地政府之下所謂的法律與秩序是些什麼。回王答復尚須加以考慮，同時保留其對該問題的態度。攝政長官給他一個三小時的最後通牒。這就是法國人自稱與其他友好的突尼西亞的君主 攝政長官使用了最卑劣的武力壓迫手段，差不多在

鎗口之下威脅這位老邁而可尊的君主，逼使他提出一個可以滿足他合法與合理觀點的正式答復 除了他這種觀點以外，還能夠滿足些什麼？

七九 在這種虐待之下，回王便致電法國總統，請他注意攝政長官以法國政府名義加諸於他的壓力，同時並要求召回攝政長官 就在這幾天晚上，攝政長官逮捕了突尼西亞的首相和其他三位部長 當時在突尼斯的另一位部長 Salludah 則因既老又病而未被。但是這位又老又病的部長却要求法國當局予以逮捕，以便與他的同志同入囹圄。這些人都被解到突尼西亞的南部。同時，早已就逮的突尼西亞人民偉大民族領袖 Bourguiba 也在這個時候和其他各人一並內解 政治工作者如記者、教師及律師等，因同情民族主義而被逮者達數百人。所有民族主義派的報紙均被封閉。所有的中等學校都被停課，實施戒嚴令 我們無法知道被逮者的確數，但是那些人集中營裏有幾千人是不成問題的

八〇 回王的，殿被軍隊包圍

八一 三月二十五日清晨攝政長官去見回王，其他人員一概不許在場。是在這此會見之後攝政長官才宣布回王已經表示同意，而且就要用回王的名義頒發一道敕旨。據我們知道，這上面並無回王的簽字。

八二 據我們所知，攝政長官與突尼西亞君主這次的閉門會面，對回王來說不是十分愉快的經驗。但是攝政長官走出來的時候却對在場的人說——用一種冷酷的幽默口吻——這一次見面是一個友愛的歡會 這是對一位年紀老邁者的非常殘酷惡毒的詭弄。他所有的朋友都已經被抓去，不得不獨自盡力來應付法國當局在突尼西亞的強人軍事壓力

八三 這就是目前的情形 首相是由法國支撐的傀儡 Mr Baccouche 出來担任。究竟這位首相可以做到多久，我們不能知道，但是如果要我預測的話，我可以說，他自己的羞恥心，或是在牢獄中的民族主義者的同人感召給他的羞恥之心，會使他及早棄職而去。無論如何，到現在爲止，他還未能抓到一個人來做他的關員 但是我們却聽法國當局却聲稱他們正在等着要實現美好的改革和自治計劃。他們打算和誰來商量這些計劃呢？他們打算和誰來進行會談呢？難道法國當局預備坐在一張其對方也是法國人的會議桌上自拉自唱麼？難道他們祇想與他們自己扣押的人質來談判條件麼？如果他們真有誠意，如果言語還沒

有喪失意義，如果他們真想要得到諒解的話則不僅是爲了人道，即以通俗的理智來說，他們也必須與說了話能夠兌現的人來談判條件，若僅與他們自己所設的傀儡來談，則又有何用處？

八四 這就是目前的情形。可是法國代表却還告訴我們 幾星期以前的情形，也許還值得安全理事會或大會來討論一下，但是現在可不必要了。最惡劣的時期已經過去，從今以後，一個和平繁榮愉快友好的時代將在突尼西亞開端。——成千成萬的突尼西亞人被拘獄中，內閣也在牢獄中，歷年來爲國內外所敬仰的偉大民族運動領袖也在牢中。

八五 這難道算是一個新時代的開端嗎？要我們不在這個時候討論這個問題嗎？

八六 這是我第一次發言，我願意說得很簡短，因爲我知道時間很短，而且還有其他代表想要說話。我預備保留將來對本案重行發言的權利。不過在我結束以前，我要說明一點。根據我們所得的情報，我們亦許得不得七票贊成將本案列入議程。如果我們估計錯誤，那自然是我們盼望的。當然，各位都知道，因爲按照規則一定要有七票贊成方能通過，所以一個代表的棄權等於就是一個反對票。到目前爲止，我們的預感是不會得到七張贊成票的。換句話說，這個案子又將與巴黎大會中提出的摩洛哥問題遭遇同一命運。但是，聯名提出這個項目的國家計有十一國之多。他們都是會員國。他們不是在聯合國走廊裏去走來走去的不負責任的人。他們就是聯合國，他們是聯合國的一個重要部分。他們信仰聯合國。他們認爲這是他們可以代表無處伸怨的人來伸怨的唯一地方。

八七 難道法國政府願意突尼西亞人用不負責任的手段來制止他們所受的虐待嗎？難道除了聯合國之外，他們還有更好的組織可以去申訴嗎？法國究竟要他們到什麼地方去？法蘭西人遲早會讀到這篇講稿的節略，我要他們重複這個問題。除了聯合國之外，他們究竟要這些被壓迫的突尼西亞人到什麼地方去？如果像這樣情形，都不能到此申訴，則聯合國的用處何在？如果一個被壓迫的民族不能通過十一個負責國家來此申訴，則安全理事會的作用又何在？你們知道，除了非會員國與少數例外，這十一國幾乎代表了整個亞洲。可以說整個亞洲現在正敲着聯合國的大門，但是它們並沒有要求 請你們懲罰法國 上帝會不許這樣做的。它也沒有說 請你們立刻解放突尼西亞

人 在這個時候他們祇有一個要求 請你們討論這個問題

八八 但是，如果安全理事會中連七個贊成票都得不到，因此該問題不得提付討論，那就無異是對這十一個國家說 滾你們的蛋，我們不願討論你們的問題。你們儘管去激憤好了，我們根本不願把它列入議程，根本不願探求事實真相。

八九 我們好比是一批看到火燒的人。我們自己並不是縱火犯。我們方才看到火燒，便立刻走來報告消防隊說 噲，你來看看那邊的火燒，把它救滅了吧。

九〇 可是消防隊却說 我們連看都不想看。這是一個怪現象。不過我們還要繼續注意這個問題，因爲我們關心那批我們認爲是弟兄的被壓迫民族。不久以前，這些在信上署名的大部分國家，本身也都是被壓迫者，時間未久，他們還沒有忘記他們爲被壓迫民族時所受的不平待遇。所以我們極難忘却突尼西亞人的不幸遭遇，我們要告訴他們，不管安全理事會打算作計什麼行動——安全理事會席上有些人的行動可能會等於說 我們連看都不要看——我們至少要讓我們心中的這個火焰繼續燃燒着，同時也要盡我們最大的力量。

九一 這一次敝國代表團的說話預備到此爲止。法國代表曾舉陳了過去歷史上的幾件事。敝代表團要保留權利在將來再論及這些事，並且還要繼續揭發突尼西亞的情況，當地的殖民地情形，和這次整個騷動的基本理由。目前的辯論只是程序上的辯論，我雖然承認我的陳述中包含若干實質，這是因爲法國代表發言時也曾涉及實質而引起的。

九二 我以巴基斯坦代表身分的發言即止於此。

九三 Mr TEIXEIRA-SOARES (巴西)巴西代表團希望很簡單的解釋一下，他所以預備投票贊成將該案列入議程的理由。

九四 安全理事會現在收到一個有十一個會員國簽署的文件，內稱目前突尼西亞的情形嚴重，危及國際和平及安全的維持，因之屬於憲章第三十四條的範圍。

九五 巴西代表團的投票贊成將該案列入議程，並不表示他對該案的是非態度，甚至不表示他對安全理事會權限問題的立場。巴西代表的贊成票也不表示他認爲目前確是討論突尼西亞問題的適當時機。實在說來，我們覺得在目前這個時

期，所有憲章第三十三條中列舉的談判、調查、調停、和解、公斷等和平解決爭端的辦法還沒有用盡以前，徒對突尼西亞問題作冗長的討論，沒有什麼用處。而且我們深信，聯合國的工作負擔不應該讓最後能由當事雙方直接談判解決的問題來過分加重。所以，等該案列入安全理事會議程之後，敝國代表團極願接受任何主張延期討論本案的動議或提案。

九六 不過，這並不是我們當前的問題。我們現在要決定的，並不是案情本身的是非，也不是安全理事會對於本案的權限問題，甚至也不是討論突尼西亞問題的時宜與功用的問題，而是簡單明瞭的應不應該把它列入議程的問題。巴西代表團認為現在既有十一個會員國來信指出該地情形嚴重，危及國際和平及安全之維持，則我們雖然覺得將來可能把此項撤銷，但是目前却決不能置之不顧。不論他們的解釋是否準確，既有十一個會員國認為這種情形危及和平，則即此一端已是國際生活中一件極重要的事實，理應由身負維持和不與安全之主要責任的國際組織來密切注意。

九七 主席總還記得 當安全理事會最初接獲關於伊朗政府在英伊石油公司糾紛中不遵國際法院所下臨時辦法的控案時，也就是取的這種立場和程序 厄瓜多代表 Mr Quevedo 在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安全理事會第五五九次會議中說過的一段話，一般人都認為可以反映當時安全理事會多數代表的意見。我現在從正式紀錄中節引他這段說話。〔第五五九次會議，第五段〕

如果聯合國的一個會員國，就其認為具有內在危險最後可能威脅國際和平及安全的情勢或行動提出控訴，我認為安全理事會決無理由拒絕將這項控訴項目列入議程。

九八 印度代表 Sir Benegal Rau 在強調通過議事日程一事的預備性質時說〔第五五九次會議，第四十段〕

就是要決定權限與管轄問題，我們也應該要彙集雙方的事實 所以敝代表團贊成將該案列入議程 敝代表團所投的票是對權限問題的表示，而祇是表示我們應否為決定權限及其他有關問題而討論這個問題。

九九 安全理事會主席在第五六二次會議中這樣說〔第五六二次會議，第九段〕

理事會除非對某一問題已經徹底調查，而且實際上就要對該問題決定採取憲章所規定的某種行動，它就無從決定是否有權討論

議事日程上的該一項目。這是以下列事實為根據 安全理事會在沒有決定權限問題以前，還是有權請當事雙方自行求取和平解決其爭端的辦法

一〇〇 在安全理事會第五五九次會議中代表法國政府的 Mr Lacoste 講過的一段話，對於今天的情形尤為切合有力（第五五九次會議，第二六，二七兩段）

方才幾個代表團已經發言，贊成把英聯王國對於伊朗政府不遵國際法院所下臨時辦法的控案列入議事日程 另一方面却又有幾個代表團反對把這個項目列入議程，其理由是該問題不屬於理事會的權限

敝國代表團認為即以各理事對於該案意見的歧異而言，即已明白表示須由我們加以辯論。所以敝代表團贊成由理事會來討論該案

一〇一 看了這許多前例，同時又根據憲章條款仔細檢討了目前情形之後，巴西代表團決定贊成通過臨時議事日程，但是要保留其自由，以便將來討論案情之是非，權限問題，及關於延期討論該案的任何程序動議。

一〇二 我們覺得必須特別強調這最後一點，因為我們相信，若無當事各方的誠意和充分合作，決難得到公平永久的解決。法國政府既已一再聲明願意盡力照憲章精神及最有利於突尼西亞人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巴西代表團絕無理由來懷疑他的誠意和保證。這種考慮明白表示，安全理事會必須避免凡是妨礙利用憲章第三十三條所述和平解決爭端辦法的任何行動 安全理事會的職責是要尋求，促進及佈置各種解決辦法，而不是要強人接受最後可能證明其不符憲章宗旨與原則的辦法

一〇三 主席 因為時間已晚，我想我們可以散會了 待與各代表團商議後，看他們什麼時候方便，再照向來辦法公布下次會議的日期和時間。

一〇四 Mr HOPPENOT (法蘭西)既然今天這個會是在提案提出後四十八小時按緊急程序召開的，我想我們是不是應該仍舊照這種辦法，設法定一個最早的日期來繼續討論

一〇五 主席 關於這一點，我完全要聽理事會的決定，我希望大家能夠對於這個問題提出意見

一〇六。Sir Gladwyn JEBB (英聯王國)我想說，我認爲法國代表的話是很有道理的。我們不妨繼續討論應否把該案列入議程的問題。我們現在已經討論了一半，我不懂爲什麼不能在明天繼續討論，我們不一定明天就可以討論完，可是我們至少可以繼續下去。

一〇七 主席 就我而言，這是一點沒有什麼可以反對的，不過據我知道，明天裁軍委員會中有一個委員會要開會。因爲有些代表團的人手缺乏，理事會如果明天開會，對於若干代表團可能不太方便，所以我希望英聯王國代表不會堅持這一點。

一〇八 Sir Gladwyn JEBB (英聯王國)我們現在正巧有裁軍委員會的主席在此。也許他可以告訴我們，我們能否請裁軍委員會中的這個委員會把原定在明天的工作移後一點。

一〇九 蔣廷黻先生(中國) 我寧願裁軍委員會中的委員會仍按照原定時間開會，明天早上不開安全理事會。我有一個個人的理由 我想在下次安全理事會開會時對這個問題發表意見，鑒於本案的重要，以及法國代表方才的重要陳述，我認爲我應該仔細預備我的講稿

一一〇 Mr SANTA CRUZ (智利) 以裁軍委員會主席的地位來說，在決定開會的日期上，裁軍委員會是應該先儘安全理事會的。我承認裁軍委員會祇是安全理事會之下的一個委員會，如

果安全理事會決定要在明天開會，我就不得不取消裁軍委員會的會議 若是安全理事會決定在明天開會，這是唯一的辦法。我想安全理事會是不能來湊裁軍委員會的

一一一 總之，這件事要由理事會自己來決定 而不能由裁軍委員會決定，更不能由裁軍委員會主席來決定。

一一二 Mr KYROU (希臘) 關於我們下次開會的時間，我可以接受任何決定。如果必要，我可以在明天來此。不過我要請智利代表注意，裁軍委員會並不是安全理事會的一個隸屬機構。他是一個獨立的委員會，應該自作一切決定 試看加拿大雖然不是安全理事會的理事，但是它却是裁軍委員會的會員，這一點足以證明我的話

一一三 Mr SANTA CRUZ (智利) 據我所知，裁軍委員會雖然是大會所設置，但却是根據安全理事會所授權力而召開。如果真像希臘代表所說的，我自然更有理由不能接受法國代表的請求而取消經今天早晨裁軍委員會全體會員所決定的會期

一一四 主席 我現在已經很清楚地有兩位理事覺得不便在明天開會，所以我就這樣解釋 安全理事會的一般意見是希望要及早舉行下次會議，雖然不一定能在明天舉行

(午後六時五十分散會)

Printed in U S A

S C 7th Year, 574th Meeting
Price 25 cents (U S)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52-72667-November 1952-120